

谁说世上没有鬼？就让我拨开眼前的红花绿叶，给你看点儿可怕的东西！

每天一个
EVERY DAY A

诡故事

壹

GHOST STORY

暮色晨光

每天一个诡故事，令人毛骨悚然之后，掩卷深思……
唤醒你内心的良知，用善化解你心中的恶。

支离木偶◎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每天一个
EVERY DAY
诡故事
A GHOST STORY



暮色晨光

每天一个诡故事，让人毛骨悚然之后，掩卷深思……
唤醒你内心的良知，用善化解你心中的恶。

支离木偶◎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暮色晨光/支离木偶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10

(每天一个诡故事;1)

ISBN 978-7-80765-849-8

I.①暮… II.①支… III.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946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3 000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每天一个诡故事



暗夜密语

001

暗夜人娃

008

战栗后宫

015

丢失的我

022

夺命垂钓

030

恶毒花蔓

037

分裂杀机

044

焚心石头

050

诡异医院

057

鬼门虚掩

063

荒村鬼宅

070

井下秘密

080

绝望坠落

088

恐怖婚礼

095

连环诅咒

101

盲婆预言

108

没有后来

116

梅花印记

123

谋杀蓝本

131

暮色晨光

139





杀人小说

145

深水寻人

151

生死幻象

158

手机索命

165

睡裙女人

171

死前忏悔

180

死亡合同

187

死亡魔咒

194

猩红毛毯

200

血色绯闻

207

抑郁患者

214

殷红玫瑰

224

有人偷窥

230

斩草除根

236

真正凶手

243

毛骨悚然

251

神秘Mp3

256

校园驱鬼

268

女人的母亲咬牙切齿地吐出了这句话：她儿子缠上你，到底想干吗？

暗夜密语

1

午后的阳光洒在身上，给深秋的阴冷送来些许温暖，人不禁慵懒起来。

好在此时病人不多，我得空起身，倚在窗前舒展双臂，而就在这一刻，一束火辣的目光跳进了我的眼帘。

我迎着这道目光望去，只见一楼草坪处，苏南正坐在轮椅上仰面望着我，嘴角翘起迷人的笑容。而在他身后推着轮椅的年轻女子却向我投来了几丝敌意的目光。

我赶紧转身回到办公桌前，但心跳声弥漫在耳底，手心也一片潮湿。是的，我无法抵御这个男人的魅惑，从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若中了蛊一般迷乱。

2

十天前，一个男人将病历放在我的面前，我知道了他的名字，苏南。并听见他略带忧虑的磁性声音：医生，我右大腿根部有个瘤，前两年就有了，花生那么大，我也没在意，可昨晚洗澡时不小心碰到，竟然长到核桃大小了。

我指了指墙边的病床，示意他躺下，并让他脱了裤子。霎时，一双浸透着力感的古铜色双腿展现在眼前，当我的手在他右腿根部细细摸查时，我

看见了胸腔深深地起伏，而他下体的欲望也情不自禁地膨胀了。

早已见怪不怪的我，此时此刻也觉得身体内有汹涌的潮水在奔腾，只在瞬间就会将我淹没……

我赶紧收了手，声音慌乱地说：是有个核桃大小的瘤子，你先去做个彩超吧。

六天前，苏南的肿瘤确诊为脂肪瘤，他执意要我亲手为他切除。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只有你做，我才会感到踏实，因为你的手太美了，美得任何疼痛经过它的抚摸都会瞬间消失。只是，这双美丽的手有些冰冷，需要温暖，真希望我能有机会去温暖它！

素来拒男人于千里的我，彼时竟没有反感苏南的诱惑。我愣愣地站在她面前，任由他的呼吸渐渐逼近，直到潮湿了我的颈脖，他又在我耳边细语道：请一定不要拒绝我。

是一语双关吗？或许是，或许不是，但我的失魂，一定是他下了蛊！

两天前，我顺利给苏南切除了脂肪瘤，当他被推出手术室时，几个表情焦虑的漂亮女子刷地围了上来。你挤我，我推你的，毫不掩饰彼此间的排斥。

而十分钟前，又一个漂亮女子推着他去晒太阳，并向我投来咄咄的目光……



三天后，苏南出院。临走时，他将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上面写着：枫林路19号，南裳坊。

我知道南裳坊，那是相当知名的时装设计工作室，出入的都是富太名媛。难道，南裳坊的主人就是苏南？不过，他确有设计师的气质。雕塑般的轮廓，深邃的目光……

五天后，带着些许好奇，我于傍晚推开了南裳坊的落地玻璃门。那咄咄的目光陡然又射向了我，原来，她是店面主管。她挤出一抹笑容问我：想要

设计上衣裙子还是晚装？

是我的客人。苏南的身影随着他的声音从二楼走下。而后，他牵上我的手，走进衣展室。苏南顺手反锁了门，并从第三个展柜里取出一条黑色深V领的及膝裙，然后他搂紧我的腰肢说：我目测了你的尺寸后，亲手为你设计的，来，试试！

说时，他将修长的五指滑进我的针织衫，迅速将我的上身脱得空空荡荡。而他的吻也在那一刻落向我的乳沟。我听见了自己慌措的喘息，我感觉手心发麻，双唇干涸，我瘫软在苏南的怀抱。

他抱起我，将我如他的衣裳般摊开在桌上，他喃喃着：你真美，越紧张越美，每一寸肌肤都散发着幽香……

4

我做了苏南的女人，是那样突然，那样猝不及防，又是那样的一种注定。但无论怎样，我感到了快乐，更品味了无与伦比的快感。

共事三年的同事们发现我爱笑了，而养育我二十六年的母亲发现我爱美了。她带着忧郁的眼神走到我面前，问：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我不敢抬眸，只是点头！

唉，你还是没有听我的话啊。我告诉过你多少次，要抵得住那些男人的诱惑。不要谈爱，你爱他有多深，你就会被他伤多深啊！

母亲的叹息字字打在我心上，我知道我愧对她的疼爱。年轻时，喜欢拈花惹草的父亲抛下我们而去，母亲独自将我拉扯大。她害怕我若她一样不幸，因为她深信伤害也是会遗传的！

但苏南，真的令我深陷沉沦了。一日不见，我的身体就像会被虱子啃咬一般难受，我必须经过他的滋润，方才得到复苏。

但我也知道他是多么招女人垂涎。所以，衣展室那夜，在他进入我身体的瞬间，我紧握住他的命根子说：从今以后，不许负我，断了与所有女人的

暧昧。

他趴在我身上发誓：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自己的桃花运就会从此断送，以后的日子只有你！

他也确实说到做到。除了生意上必需的交际，不再沾一口花酒。只是，那道游离在南裳坊的咄咄目光总令我有几分不安。她投向苏南的神色里，浸透着关切、牵挂和惦念。

苏南安慰道：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妹妹，放心，人家名花有主的！

5

一百天后，我觉得可以带苏南见见母亲，我确信，他的优雅，他的气质，必定会让母亲的态度有所转变。

他也为母亲准备了礼物，装在精美的包装盒里，我问他是什么，他但笑不语。

约在杭帮菜馆的包间，我在窗前看见母亲驾着她的QQ来了，便拉着苏南看她停车。苏南笑：你妈真够时尚的。

她买车是为了方便给老屋那边的老邻居们看病。虽然我们搬离那边二十年了，但母亲总惦着他们。每天都会去看看。我说时，母亲已进门。

我向她介绍苏南，她惊讶地望着他，半晌才开腔：苏先生哪里人，父母身体可健康？

父母早逝，我在孤儿院长大的，院长说我是本地人。苏南说着，将礼物送给母亲。母亲接过，礼貌地打开，只见一条红色碎花棉布裙。母亲见到它便浑身颤抖，裙子从她指间滑落地上。

她颤声问道：你到底是谁？

苏南没有回答，慢慢捡起裙子说：怎么，伯母不喜欢这条裙子？我听说，80年代初的女性都喜欢穿红裙子，我本想给您一些回忆，一些惊喜的。

他的话不知为何激怒了母亲，一向温和的母亲彼时脸色铁青，拖着我就

往外走：回家去，远离这个男人！

而苏南竟没有追我。当愤怒的母亲开车离去时，我从车窗瞟向包间，正撞上苏南邪邪的笑容……

他和我母亲之间到底有何纠葛？难道他与我的爱情是一场早已设计好的预谋？

回到家，母亲声嘶力竭地哭了，哭到尽头，她对我说：苏南，一定是宁露的儿子，长得太像了。

宁露是谁？我讶异。

宁露就是让你父亲消失的女人！母亲咬牙切齿地吐出了这句话：她儿子缠上你，到底想干吗？

6

五天，整整五天，苏南没有找我。我被这些谜团折磨得憔悴不已。但母亲不许我找他，不许我再接近他。可我终是熬不过思念，请了半天假，去了南裳坊。

望着我一脸的萎靡，苏南怜惜地捧起我的脸道：这就是爱了吧，当年我母亲三日不见你父亲，就是这副模样吧！

我一把甩开他：你到底想怎样，你找上我就是为了报复？

可别说得那么难听。苏南捏捏我的唇，我从小就知道母亲跟着枫河边的林医生跑了。所以我一直关心着你们家，关心着你，我想总有一天你父亲会来看望你的，这样我就有机会再次见到我母亲。我只记得，她走的那天，穿着一一条漂亮的红色碎花棉布裙……

那你只是利用我？我开始哭，哭声都吓着自己。

起初或是利用，但现在我真的爱着你！我那么贪念你幽香的身体。只是，你得允许我同时去爱别的女人，我才能继续和你在一起。不然，我会如我那专一的父亲一样受伤害，你知道他伤得有多深吗？深到河底，再也捞不

出他的尸体！

我愕然！纵使我可以不顾母亲的反对和他走在一起，但我也无法纵容他有别的女人！我踉跄着走出南裳坊，泪水却已雾锁了我的方向。

此时，母亲的声音从身边传来，我麻木地被她拖上车，麻木地听着她一路的怒骂，麻木地倒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

我醒来的时候，母亲心疼地抚摸着我的额头，她说：你就这么爱他，整整叫了三天他的名字！

我点头，我对苏南的爱已经烙入骨髓，没有了他，我就没有了生机。

那行，你给他电话，约他周日晚十二点枫河道口，我带他见宁露，但之前要他保证今后好好爱你！

7

苏南知道能够再见母亲，欣喜如孩童，在电话那头咯咯笑了，也满口承诺今生只跟我！

四天后的夜晚十二点，母亲开车载我去枫河道口接苏南。远远，我就看见他高大的身影，快要接近他时，母亲猛地提速，我惊叫声还未落下，苏南已被撞出数米远。

来，帮我搬他上车，快！

我傻了一样地听着母亲的安排。车里，我抱着晕迷的苏南任由母亲驶向前方。没隔多久，车停在我们枫河边的老屋，母亲命令我和她一起将苏南拖到地下室。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老屋有地下室，而地下室里还有那么干净的房间，还有一位头发苍白目光呆滞的老妇人。

一会儿给他做手术，你父亲的手术设备都在这里，我也经常放些消毒护理药品在这边。母亲冷冷道，他以后天天都可以和他母亲待在一起了，你也不必再怕他跑了。

为什么不送医院？我尖叫！

我们两个外科医生还不够吗，送什么医院！母亲说着去边上的池子洗手消毒，然后给苏南打了麻药，动作麻利得令人恐怖，最后她踢了我一脚说：洗手啊，准备截肢！

截肢二字令我发软，我再看看宁露，终于明白二十年前发生了什么……

8

苏南醒来时发出的号叫有多么撕心裂肺，我不知道，因为我被母亲关在老屋的一角。在那间小房子里我不断呕吐，凭症状，我清楚我是怀孕了。

母亲探我时知道了情况，笑道：好，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关在地下室生活就行了，永远不会被抛弃或者去抛弃。这里，有父母疼爱，有奶奶疼爱，有外婆疼爱……

我瑟瑟问她：我父亲，他也在这屋里吗？

她呵呵笑道：1980年7月13号，庚申年，丁亥日，夜十二点，我坐在堂兄的拖拉机上冲向了他们。你父亲当场死了，我们把他埋了。宁露还活着，我就救下了她，并且供养到今日。

我们正说着，屋外传来女子的尖叫声：苏南，苏南，你在这里吗？

那该是咄咄的目光在找她的心上人。

彼时，母亲走到门外大声说，你找苏南啊，这样吧，我代话给他，你周末晚上12点在枫河道口等他就是了……

人娃不会勒索不会耍阴谋，又不怕被丢弃，这点也是最让他们放心的。

暗夜人娃

1

爱情是怎么来的呢？我蜷缩在被子里，手指划过明朗线条深刻的脸庞，然后在他嘴唇处停住，不住摸索。他的嘴唇柔软而线条锐利，有让人无法放弃的美妙触感。

明朗微微睁开眼睛，长睫毛扇动两下，慵懒却似邀请的表情直击中我心房。我伸手摸摸心脏，索性背过身去，不再理他。

谁知道男人突然从身后抱住我，嘴唇贴住我的耳朵，气息像是蹁跹的蝶。

耳朵痒，心里痒，身体痒。

已经是下午四点钟，店铺总是要开门的。

明朗缠我缠得极紧，我起床，他伸手把我捞回床上，我好言好语央求半天，他才同意放我下床；我洗漱，他在帮我挤牙膏时还不忘记吻我一下，又在看到我嗔怒的脸时，对着镜子做个鬼脸出来。

房间里的空气似乎都变得黏稠甜蜜起来。

2

拱秀街33号，祖传铺子的地址。

老城区人人嗤之以鼻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前是知名花街，新中国成立后

则是隐形的红灯区。

坐在店铺里，隔着明亮的窗户，总能看到穿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或是在街边站着，或是在某个发廊里，和我一样往窗户外张望。

不同的是，我是自己做主的老板，虽然做着相关的营生，却是自觉干干净净。我们这种店铺，总是往巷子最深处藏。这样一来，顾客也方便。

虽说现代人的观念越来越大胆，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敢在白天光明正大走进市中心的一家成人用品专卖店的。

不过我的铺子，不是一般的成人用品专卖店。不仅因为我家是出租业务，一件全新商品只出租给一个顾客一个月，到了一个月立即回收，再也不会租给别人。还因为，我家店铺出租的商品是人。

但这个人并非平常意义上的人，只是类似人的娃娃，和人的体型一样大，某些功能也一样。除了没有自己的意识之外，能进行日常对白，不管是拉丁还是街舞都会一点，还有一手好厨艺，能按照顾客的要求加入特定性格。

总而言之，完全满足那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要求。除了这些，最让那些富人看中的大概就是不会嫉妒了，人娃不会勒索不会耍阴谋，又不怕被丢弃，这点也是最让他们放心的。

来我这里的顾客都非富即贵，他们是最容易厌倦的，最喜欢新鲜东西。

而我家店铺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新鲜感。他们一般都在夜色席卷的时候，开着奥迪宝马凯迪拉克过来，然后往店里一戳，看着单子点菜一样选出一个人娃，再然后就坐在店里的沙发上等着我把他们选的人娃牵出来递到他们手里。

当然保密协议是一定要签的，我可不希望被警察以贩卖人口的名义抓到牢里享受免费服务。

虽然有些顾客可能在到回收期限时，以自己还没有厌倦为借口不归还人娃，但是我总有办法让他们乖乖地还回来。这些人都自以为命苦，来店里时会无意抱怨一下家里的母夜叉或是糟糠之妻。

偏偏我心思敏锐，记性又好，所以算是捏住他们的脉门。有时可能惹恼

了一些人，但他们却怕我有更大的靠山，或者是自己以后再也没有尝鲜的机会，所以我也成了拱秀街上不可撼动的一株树。

当然明朗不是作为我的顾客出现的。

那些啤酒肚又秃顶的老男人，是万分入不了我的眼的。虽然有的新顾客在被介绍进店时，会色眯眯地盯我看个不停。这些男人在我的眼里，既无吸引之处，又俗不可耐。

明朗出现的那日，小雨飘飘扬扬，清洗了整条街。我托着下巴坐在沙发上，依旧盯着窗外的人看。那一日街上出现的人极少，我许久没与人说话，突发奇想，要和第二十个人说上一句“什么时候天晴”。

于是数着数着，终于等到第二十个人，我不动声色地看着那人撑着一把天蓝色的雨伞从街口走过来，准备在他走到我家店铺时冲出去吓他一下。

谁知那人突然朝着我的店跑过来，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已经跑到我的店门口，拉开门，在门口停下来。

他雨伞上的雨水汇成一条小河，打湿了我的藏蓝色地毯。他歉疚地笑笑，而后走出门，把雨伞撑开留在门外。

然后自称是我几位老顾客赵钱孙李的代理，以后负责把他们选中的人娃娃送到他们那里。后来他给我解释说，那些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比谁都重视自己的身份。

虽说是晚上出没，但是一旦被人看到他们竟然来了红灯区，那就不得了了。

明朗就是这样子进入到我空虚惨白的人生的。

但是，爱情是怎么酝酿出的呢？

3

下午四点三十分，阳光还没有完全隐匿掉。

我对着镜子细细描了眉眼，化了淡妆，把蓬乱的头发挽起来，用一只红木簪子别上。

明朗腻在我身边，时不时说上一两句情话，又时不时亲吻一下我的脸颊、唇角或者是耳朵。我终于忍不住，带着明朗一起去了店里。

虽说是去了店里，但实际上我们居住的地方也在拱秀街，不过是下了楼，走上十余分钟，就实现了场景和身份的转换。

明朗不是第二次来店里，之前我明明白白告诉他，不要在店里给我捣乱，于是明朗在我严格的禁止下，除了做好那些达官贵人的代理外，真的不再理会店里的事。

今天算是破例吧。我揉着额头，看着在身后抱着我、像孩子一般欣喜的明朗，觉得心里暖暖的。

爱情的气息充斥在整个店里，引来街边路人的关注。我躲开明朗的唇，在他脸上拧一把，看着他皱着眉喊痛的样子，心里甜到了极点。

平常这个时候，我多半是跑到店铺的地下室去制作人娃。

这项祖传的手艺，是从我太爷爷那代开始的，不知他从何处学得了这项手艺，不过也正凭着这项手艺，他躲过了乱世，在不知何人的荫底下活了下来。

不过最近的订货不多，我又不是一个勤快的人，所以常常把大好的赚钱时间浪费在整理仓库或者是发呆上。

大概，仓库需要整理了吧。

我带着明朗穿过黑黑的走廊，地下室冰冷的气息扑面而来。

地下室一共三间，一间是制作室，另外两间是仓库。我把清理仓库的辛苦工作交给明朗，自己则走到制作室开始清理。

不过二十分钟后，明朗突然急匆匆跑过来。我虽然背朝着他，但仍能感受到他的焦急。

“黎芦呢？黎芦呢？”他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

“你果然是有目的的。”我忍了许久，终于还有一滴眼泪，不受控制地划过脸颊，砸在地上。

是啊，我一直都在想，我为什么会爱你？我一直在猜测，也许我只是爱上一个场景罢了，爱上那个撑着伞走过我面前巷子的男人所在的场景。只是

到了这时候，才发觉我爱你，与场景无关。

可是，你又是爱我什么？

却在知道答案的一刹那心碎裂了，砸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覆水难收。

4

那些达官贵人总是在无意间给我讲，某某女人缠他们很紧。说什么从来没发觉原本温和无害的女人一旦被遗弃后，就变成了怨妇。说什么别以为老子不知道她们图的只是老子的钱。

真的只是图的钱吗？

明朗冷静不少，松开抓住我的手，却不看我的眼神。只是待在房屋的角落里，离我好远。

许久之后，终于开口，却不是歉疚的话，仍然是冷冰冰的一句：“黎芦呢？”

黎芦是谁？眼泪再次淌下来。我又是谁？那些人娃又是谁？

自古花街的女子都是苦命之人，即使做到花魁，即使从良跟了好人家，仍然无法在人面前直起腰来。

起先我们的店铺就是帮助花街女子的，虽然她们不是清清白白的人，但是未必没有一颗清白的心，未必不会爱上某个负心人。

我们的店铺就是和那些被人辜负的花街姑娘签了协议，说给她们另一个身份，让她们重新回到她们爱过的那些人身边。

条件就是无法对着他们说实情，并且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留在他们身边，待一个月过去，她们认清了那些人的嘴脸，自然会不再眷恋，而我们帮她们的条件就是制造人娃需要鲜活的肉体。

明朗说的黎芦我并不认识，来我这里的姑娘也并非全部都是花街姑娘。不过她们和花街姑娘的惨处，却是一样的。